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登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爾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白佛言
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誠自發正勤於
登三生死中速能出離證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
告曰汝等當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
誠而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勤
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
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
未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
曰賢首吾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
珍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物與
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便少與於此
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識持餘財貨皆悉寄

之告云今欲經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
有乏當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
船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爲存念時長者婦
假親族力及自營爲養育其子年漸長大問
其母曰我之祖父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
是念我若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
中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祖父
於此興易以爲活命子白母曰可與錢財我
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何處得有錢財但假
宗親貧力養汝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
商主是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
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有人取錢
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無因其家婢使持
糞掃出中有死鼠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
錢人汝今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

婢所棄之鼠產業豐盈彼長者子遙聞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貓繫頸於柱以鼠示之彼猫見鼠遂便跳躡是時

卷二

二

貓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與鼠貓主便以一捧豌豆用酬其直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瓦上熬之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遂以衣裙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於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汝今

若去齊暮不還徒事艱辛必無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子得樵合為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齒並買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冷水還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既來同前分布樵人見喜云賴蘇息報言汝當日日於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總積我舍我為賣之計來酬價諸人許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為活人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為小鋪獲利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恥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彌甚映蔽諸鋪商人嫉之便與施號名鼠金鋪主衆

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令因此死而不歸即俱近鋪邊聞語聲處共爲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不紹繼人所爲日退譬如有人先時乘象後便乘馬棄馬乘輿復更棄輿步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來談論何事諸人具以事答聞是語已默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覓珍寶爲富商主耶母作是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爲大商人共稱歎白母言我今亦欲

往海洲求覓珍寶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令徧告城邑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鼠金商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令已各辦海物佇望行期時鼠金商主卜問良辰爲吉祥事遂共諸人將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濱既至海已諸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昇船爾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施師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珍貨之物施師即便告諸人曰汝瞻登二四部洲人各應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所謂末尼真珠吠琉璃寶珊瑚貝五金銀赤珠右旋妙螺衆寶非一汝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僮僕無辛苦者於時時間

悉能給施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得往天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舶入大海中然世間人聞得富盛悉皆心喜即俱昇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既親勸上今者如何更令下舶即告施

師曰汝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施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實告諸人曰贍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洄洑淼漫無邊江狹海狹在處爲難黑風卒起漂泊山隅梨帆摧幢控告無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船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宗親不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爲善時諸人衆多怯少勇聞斯告已下舶者多其舶遂便輕重合度三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

登二

三

凌波猶如駛雲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寶洲施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須知此之寶洲多假瑠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爲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軟語誨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可爲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便放大風吹破商舶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自防固多收珍寶如稻麻穀豆傾置船中是時施師候風便還贍部如是七度安隱而歸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業兒白母曰我還債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有債息因何今日云還債耶答曰我自

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盤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詣父知識商主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瓦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即以寶鼠金盤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爲憶之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問言汝是誰子答云是某長者之子商主曰汝即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爲妻瓔珞嚴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少因緣

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涅槃爾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鈍而爲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爾時世尊爲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城住羯闥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聞佛來至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爲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覩世尊威德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禮佛而退往阿

難陀所致敬白言大德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陀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禮足而去時阿難陀王子去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縛迦王子明日

登二十七

請佛及僧就舍受食唯除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報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大眾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已觀水無蟲洗足就座而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爲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餅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爲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

芻僧伽猶未普集王子白佛誰未到來佛言愚路必芻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爲首普請僧衆白言世尊普請大衆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侍縛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芻第一時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澗中苾芻我實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

詣彼留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

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爲殷重雖復

授與無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

高此侍縛迦以愚癡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

彰其勝德爾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陀欲取

佛鉢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苾

芻衆咸不收鉢愚路見諸苾芻飯食訖不收

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我德便移半座長

舒其手如象王鼻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

王子在佛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

通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是已

生大懊惱悶絕躋地時諸親族以水灑面方

乃甦息便就愚路執足頂禮求哀懺謝說伽

陀曰

栴檀之性恒涼冷 嘴鉢羅華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瑠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恚害 猶如盡石卒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爾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恨心是

時王子便詣佛所禮佛足已敬辭而退時諸

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何

因緣故侍縛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

時即不恭敬知已禮足求哀懺謝佛告諸苾

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亦復如是

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大王名梵摩達多

時北方有販馬商客驅五百匹馬往中國

時彼商主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

懷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我此

群馬爲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嘶鳴亦不跳

蹠後時馬生駒已五百群馬垂耳而住不敢

登二

九

噴嚏作聲是時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
因有此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
諸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草穀皆
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到一聚落名曰
恭侍即於此處時逢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

者馬盡漏蹄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
於此居停既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隨
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夏了商旅
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商主隨先所得准
物相酬時有陶師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
將去婦告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
念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泥團
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告言男子沒
來大遲我有資財並已去訖欲將何物以表
念心然而商主於小馬駒情無愛惜謂非吉

相告瓦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
隨意將去瓦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器物將
此駒子蹋之令碎此無用物於我何須爾時
馬駒聞是語已跪就瓦師舐其雙足瓦師見
已便生愛心遂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
往商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苦
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蹋損駒聞此語便至
妻所舐其雙足其妻見已亦起愛心時彼馬
駒於諸生熟瓦器之間行步周旋一無所損
妻報夫曰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瓦器內竟
無傷損是時瓦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隨後
登二十一
而行時彼瓦師盛土滿袋小駒便去低背就
之瓦師以袋安脊徐負其土還來宅中夫告
妻曰可愛馬駒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袋
安脊汝在舍內可爲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

淳用充其食

爾時婆羅彌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遣使報王王今宣可輸我國稅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繩縛將來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馬商人至婆羅彌斯國王既聞有北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須得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誠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卿等宜應爲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匹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而徧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爲不吉於某城邑乞瓦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

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駿棄醞酬上味持無用酥淳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瓦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令負土相馬人曰我與汝驢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曰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爲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瓦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覓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今我終身爲君負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利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爲不識喚作馬駒

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金盛之於袋以
我右足盡力牽來若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
明日來問瓦師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
決曰與馬駒不瓦師即以智馬所言悉皆具
答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此之瓦師
頑愚寡識寧知此馬智非智耶蓋應是馬思
欲報恩於昨夜中教其作計大臣告曰瓦師
隨智非智可論價直瓦師曰與真金一億當
可隨將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爲量
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宜酬一億斯
爲楷定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獲智馬索金
一億王得信已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
來便持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既與金已
便將智馬至婆羅底斯牽入馬廄安第一槽
便以穢麥并草餒之馬不肯食王自親觀見

其不食報掌馬人曰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
言大王馬實無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麥水草常闕乏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瓦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今爲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爾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迅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衆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惟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己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宜可於
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爲次第而供給之若非

次第必不肯食王曰如何次第答曰應可去

城有三驛許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

當自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鑠而砌其地東

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

執金寶裝拂為去蚊蠅國夫人蜜塗瓊米

盛以金盤自手擎持用充其食第十三第一大臣親

執金箕以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

我復何用掌人曰此非常爾但齊七日延迎

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不可重為餘

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廄中馬住之處布赤

銅鑠太子自持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

女執拂祛蠅國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

為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便噉食時

掌廄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正當盡心

馬答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無怠慢

爾時大王欲詣苑園臣以種種殊妙寶物而

為鞍轡莊嚴智馬至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

將御馬便偃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答曰此

不患背恐王難昇所以偃脊王便御馬行至

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怖心不肯

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霑濕灑著王身為

斯不入即結其尾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

死內縱逸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

居苑內多興兵衆來捉城門王聞邊國兵衆

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而入城內於其中

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多諸蓮華溫鉢羅等

彌覆其上是時智馬既至池邊足蹈蓮華徐

行而過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

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大王赦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爲彼於七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爲

卷二

十四

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瓦師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無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廄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瓦師訖商主聞已悶絕躋地水灑方甦便捧馬足申謝而去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商主者即侍縛迦太

子是往時智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慢知勝德已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禮足申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隨處觀察如是應學

第三攝頌曰

不差至日沒 爲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卷二

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爲說法時蓮華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壽難鐸迦所俱禮足已在一面坐求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滿句義美妙言辭爲其說法聽者忘疲

遂至日暮諸尼方去既至門所城門已閉時諸尼衆喚爲開門守門者曰門已關訖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當爲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家無由能得時諸尼衆既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此是某甲地便作誼聲令外聞徹時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而爲偷竊聞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智賊至便作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誼聲生他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作毘盧宅家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命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已時蓮

華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百群賊夜聞語聲欲來相劫我以神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譏謗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日暮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不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雖被衆差教誠苾芻尼乃至日沒時而教誠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衆差者謂以白二教誠者謂以三學法而教誠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

墮罪若未日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
日暮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無
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閉城門此
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華色尼護
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共
相濟免於過去時亦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
過去於聚落中有一商主要妻未久告曰我
今欲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無子息
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給可於此
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遮止遂便啼泣行伴
報曰何意須啼答言我欲相隨不將我同行
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
曰我爲供看即便將去旣涉長途宿在山險

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有師子來
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趕却師子空中
天見說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爲 雖復是女人
有智驅師子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華色苾芻
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
尼爲驅群賊

謗他爲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
迦教授苾芻尼并爲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
與五百徒衆詣難鐸迦處俱禮足已求請說
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
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懷怖懼心不敢諮詢時
大世主及諸徒衆旣聞法已禮足而去便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懷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說由布施故能得無畏若佛世尊許諸尼衆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爲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嚼食或與耆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

鄖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爲尼說法寧知但爲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恥云何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衆問鄖波難陀曰汝實作是語諸苾芻爲飲食故教授於尼耶鄖波難陀曰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爲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爲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鄖波難陀餘義如上飲食者謂五敢五嚼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爲飲食教授尼者說之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無男女至年衰邁親
舊知識物產資生悉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

登二

十九

我今年老不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

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禮足
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
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問
知無難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
夫曰賢首女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
相看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苾
芻處求哀出家苾芻聞已即與出家并受圓
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嗟歎希有諸人皆
以飲食衣服卧具湯藥而爲供養無希勝福

尼禮足已在一面坐頻頗舉目觀僧伽胝是
時苾芻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衣耶答曰
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芻便念此意難違我
與此衣更作餘者即與衣而去爾時世尊告
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人間遊
行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難陀
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衆寂靜圍繞如上廣
說世尊欲往摩揭陀國世尊常法將出行時
即以全身右旋而顧如大象王觀察徒衆恐
諸苾芻衣服不整見彼苾芻唯著上下二衣
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豈可
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言得佛言何故
此苾芻無僧伽胝但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
難陀具以事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

尼耶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籌量
有衣無衣得時便受親則不爾世尊以此因
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非親尼耶白言實
爾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波逸底

邊口

若復必芻者謂此法中餘義如上衣有七種
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
親想疑與衣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
衣者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者
無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犯或因說
法愛樂美言持大疋施或因受戒而施或復
賣與或博換與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音
樂